





天游山人集卷之十二

書

與江貞齋諭德書

建安 楊應詔 撰

曩晉謁明公芝山公署談及氣節文章學術令人深省  
還山中彌日不能忘僕無知識竊謂氣節文章在吾人  
自是一事非兩事有氣節者發為文章則皆節義文章  
有文章者能為氣節則英華彪炳于氣節文章氣節固  
皆吾人學術中 useful 之物矣明公方今蓋所謂氣節文  
章場中先登者褒然碩望動天下僕顛仰有日遑遑一



登其門嗣欲請教考德訊業會先塋崩塌營緝瑣擾兼  
抱病盈旬弗果又迺重辱執事 手翰雄文琬琰下及  
海隅鄙儒不意過蒙明公獎掖汲引拳拳如此此誠有  
出僕之望外者嗚呼僕何以得此于公然僕亦何敢塊  
焉自外於大人君子長者之教也捧書驚企不識忌諱  
輒有所陳忘其固陋請終質教左右僕聞之氣節者國  
家梁棟文章者生民藥石之固有與天地俱存崢嶸瑰  
砢非世運之所能低昂非窮達之所能否塞故士必有  
擔當宇宙之骨襟整飭邦家之操畧黼黻今古之謨猷  
貫通天人之識鑒然後可以語此不然則所謂文章氣

節者只是一藝一能一行者耳一藝一能一行果可謂  
學耶僕少苦不知學然亦學為氣節文章人也而茫然  
又莫知所宗尚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嗚呼古今豪傑者幾靡豪傑其無以自勵耶僕庸駑何  
敢自望豪傑然竊嘗謂豪傑知所學則聖賢矣非豪傑  
而能知所學則亦豪傑而聖賢矣學無有于豪傑聖賢  
之別而惟在于吾之所學者能于豪傑聖賢之所從事  
者而從事焉洗滌心原洞極本體超然于萬物之上磨  
鍊之素精培養之愈熟則施之何所不可又况曰文章  
氣節此區區吾之所嘗試者乎余聞古固有以一言而



乃天淵集卷之十二  
為百世師以其素履而為天下望然古之人其所謂文章者不以詞藻勝而以義理勝其所謂氣節者不以血氣用事而以德性用事以故始終正大光明俊偉今之人則有不然矣此無他事內與驚外為人者不同焉耳學事于內者精神收斂日上超學至于驚外而為人則卒流于汙下矣故楊雄漢通儒也以劇秦美新而媚莽班固古良史才也比竇憲卒死于獄戴聖世所謂禮宗者也身為贓吏子為賊徒不顧馬融以博學為梁冀草奏殺李固蔡邕以文章僞哲附董卓王肅經師也卒佐司馬昭纂魏陳子昂上神鳳頌明堂議獻諛武后柳宗

元劉禹錫諂合王叔文章韋執誼淪陷八關奸黨其他若王維汙偽秩祿山李太白竟失節永王璘此皆世所謂文儒學士能文章知氣節者之人也而皆朋炎隈亂喪志辱身蓋由禮義無以固其中而鉢于利祿迺至于此學不知乎道悲乎悲乎彼其所謂氣節文章者蓋已掃地矣語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嗚呼今天下之士習其所謂器識者何其所謂文藝者何我朝百八十餘年自國初泊中葉以來詞藻文翰強學博辨之士不為不多而通經篤古之學終有愧于古故余嘗求文藝之士于今十或得其一二矣求氣節行義之士于今百或得其



一二矣而道德之士萬不得其一議者曰我朝經術節義不及兩漢詞章不及於唐而理學不及于宋嗚呼世固有古今而人心亦果有古今者耶人心無古今而謂經術節義文章理學獨有古今之異乎哉然則世變江河之論其信然乎

非也

夫古今天下士氣之升降視學術之邪正晦明學術晦育則人心陷溺而士氣之骯髒凌墮是非蕩然不知其所歸宿而不正者莫今爲甚明公視今天下何如哉彼道德者姑置勿論其所謂文章立言者非無文章已流而浮詭矣其所謂氣節立行者非無氣節已流而激亢矣而又何敢曰求如古之立言立行者今則不然而並其所謂浮詭激亢者相推入於勢利之門而所謂浮詭激亢者亦無矣海宇中外

勢利二字薰盪乾坤塗

縛人之耳目手足昔陸象山在臨安見廟觀異端之盛士女之奔赴嚮往以爲賞罰不明吁象山蓋誠知言得根本之論者今日之弊又豈直賞罰不明已耶而其所謂異端者不在廟觀佛老而在吾士大夫而其奔赴嚮往于佛老者其爲害猶小而奔赴嚮往于勢利名檢澌滅不顧毀譽顛倒不知膠午淆亂將來其害余有莫知其如之何斯已者而世教人心之蠱壞一至此極云可



勝痛嗚呼是無他學術不明人人失其本心而迷蝕其真源焉故耳僕庸愚者亦何所知識然自少竊嘗有所志者年十八操文章二十見古之奇男子慷慨功名之圖思欲爲天子建奇功萬里外恨不鎖吉囊闔鞬之頸致于闕下二十餘博通群書三十始折節反求于身心着意于古人之所謂學廼知海內真豪傑者別有人矣雖然僕亦瓌瓌者亦何敢以古豪傑自况也悠悠山林五十餘年匏落無所適于用自分宇宙間着此一支離之人足矣未嘗敢以文章自負然已得世之輕薄子之誚矣未嘗敢以氣節自誇然已不免世之人迂僻詭激之論矣學不知道動輒得謗平生行履未得窺一二古人之藩籬而妄得古人不可堪之訛詬自以老隱于世猶若此倘或稍出騁其樗散之能與今之得意者角逐又當如之何學不能反躬則失己失人而其所以終日從事者祇是一切鹵莽滅裂之圖悠悠牽補駕漏將來何以自立吁此固僕之蚤夜思奮慷慨激淬有不能一日已于懷者矣世俗狂瀾大海中必有一作觀者則天下始知迴觀而改聽氣節文章吾人餘事而于其間求其調攝保固本體真源將培植出來以爲宇宙之靈根則所謂千古聖賢豪



傑之衣鉢其必有所恃以傳者其能終墜哉明公有意乎傳有曰砥厲之側不拒頑鈍恃公知愛不覺縷縷多言至此鄙劣餘資欲藉大冶爐錘惟冀明公不惜震淬之俾得鼓鴻臚而出可也相望天涯臨楮耿耿如何如何

與呂涇野先生書

謝子山至得吾師三月五日書捧讀驚慰交集詔自維揚拜別吾師復南監未半月即告出奔駭南還為寧親計未抵家廼聞吾父已於是歲十一月十三日棄養不覺驚殞墮地喪神褫魄痛割不可云喻詔本欲得吾師

之道歸以奉吾親而吾親已不待嗚呼悲哉詔而今而後何以免于不孝之罪也詔曩在吾師門下吾師嘗以安貧改過四字教詔謂詔曰此吾儒學者日用用工至緊帖者不安貧則心多累不能力吾學不改過則心日放不能純吾學詔嘗領吾師言而佩服之孜孜然惟恐惰斃廼今罹茲大故遑遑無所措手足季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滕文公遣然友問喪禮于孟子以他日未嘗學問恐不能盡于大事興言至此不覺號慟五內崩裂無以自存嗚呼詔于吾親凡可以竭力于親固不敢以貧自委而朝夕慄慄求免于過非罪戾惟



恐爲吾親玷者而亦焉敢于吾親或忘也哉傳謂喪致乎哀而止吾師來翰曰賢者居喪與衆不同是何相信之深也嗚呼詔于吾師之道敢有錙銖不信者耶吾師嘗曰君子之學內以脩己上以事親又曰人于患難變故中能惕然脩省始是學有得力處詔庸愚無所于知識然竊嘗謂安貧改過在吾人居喪中爲第一義人子所當盡能安貧雖不能及養吾親以孝而亦尚可喪吾親以禮能改過雖不能及娛吾親以道而亦尚可繼吾親以志嗚呼俯仰天寓形影寥寥長逝者冤冤詔亦獨且柰何哉詔不天詔昔年九齡已失吾母于廣今又卒

業南雍從吾師學于白下失吾父于家每一興懷腐心疾首平居所思自奮者惟是脩身育德砥節勵行以求不負古聖賢之所自期待不知將來竟如何昔顏子在孔門獨稱好學顏氏子亦可謂能安貧者亦可謂能改過者夫子嘗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又曰語之而不惰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是顏子之精詣何如也然顏子在簞瓢陋巷中人不堪者而顏子獨樂焉是顏子之所樂非樂于簞瓢陋巷也而其所樂固有出于簞瓢陋巷之外者其天真天機流行之氣象可想然則學未至顏子之屢空而樂則固不可言能安貧矣易曰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不善非如今之  
人之所謂縱于惡者但視聽言動之稍涉于不中度或  
違禮則顏子已謂之不善矣而未嘗不知復行之間觀  
未嘗二字則顏子之所以點檢察識此身不容斯須少  
失而其不遠而復者其用功何等明快何等果勁乎然  
則學不至于顏子之母我則固不可言能改過矣夫學  
不至屢空而樂不可謂安貧學不至母我不可言改過  
蹇惶奮淬磨鍊怛惕誠不能自己古之人愛是人則憂  
其無成吾師于詔道義之愛何啻骨肉者然則吾師亦  
學得不爲詔一憂也耶學荒于粗心浮氣世習難除易  
沾染道心難培易剝蝕貧與困相仍過與年日長惜顏  
茸劣有志者所不忍恣靜躬自訟寧不振悼嗚呼悲夫  
詔能已于痛也哉笑笑喪疚荒迷餘憐怛不知所事平  
居自檢飭惟以吾師解州所制士喪禮及喪禮解與晦  
庵家禮奉以周旋然近世儒者謂居喪大本在飲食男  
女嫌疑間所當慎吳臨川亦謂哭踊袒經斬衰饋奠喪  
禮之文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須臾不忘哀者喪禮  
之實詔不敢不勉然猶有大者焉遙企門墻心邇天遐  
懇懇哀慟請教之忱非筆札所能盡其萬一臨楮但有  
馳神風便惟冀吾師不遐教音鞭惕是禱



答人論學書

蘆河聚首無幾，習習別去，懸念深矣。昨陳友道敝邑，重蒙手翰，俯教勤勤，以問學爲義，開陳懇到，披玩益覺耿然。嗚呼！海內故人如吾兄嗜學者，可多得也。耶！兄天資明爽，直截自是，任道遠器，僕無似來。翰中又謂提掇真知，力任正學，迺知建安青田統緒有在，吁！僕何人亦敢謂與于此也哉！僕鴛腐不自量，竊嘗謂此學在吾人心，中不容一毫私偽，不容一毫剽剽，兄謂安身立命之道，在此誠然，誠然有非外假者，識得安身立命之道，破方是正學，不識安身立命之道，則其所學者，只是跟人脚跟口嘴，東走西走，胡亂鶻突，中無所主事，至則侵擾于事，擺脫不開，夫如是，雖曰學惡，取于學也。夫學所以完此心者也。此心本體本自虛明，本自廣大，盡得吾心本體，則安得吾身，立得吾命，安得吾身，即所以安天下萬世之身，立得吾命，即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命。體用一原，錙銖不容少紊。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本體也。故周子以無欲爲聖功，以爲聖人能全其本體。然聖人之所以能全其本體者，亦不過乎能無欲焉耳。聖人能無欲，全其本體，故隨所感，自無所翳障。吾人不能如聖人。



之無欲而其所學者只當自寡欲入然欲不獨聲色貨利窠臼而已凡有一種便安忻羨自私自利心皆是欲將此一點便安忻羨心屏絕去凡自私自利根子皆斬斷方爲寡欲由寡欲則漸可造至聖人之無欲然聖人亦豈逃人絕世獨無欲者哉聖人所欲在天理上用事是聖人雖有欲實與無欲同雖其有涉于向慕有涉于承當所欲處要皆無一非此天理天機之流行彼佛老氏則不然矣動則曰無住無我欲一切扞拒外誘于萬緣不染之時使此心不涉一塵障然終不脫欲收攝自家精神爲自私自利計則佛老雖曰無欲豈可謂真無欲者哉而人已內外天機觸處便隘兄以爲所學每于反躬着己之際覺有許多侵擾謂皆涵養本體之功無着落所致此實欲根不能斷焉耳欲根能斷則雖有所侵擾不見其侵擾欲根不能斷自私自利則雖欲求免于侵擾而日用所在操戈四敵爲吾蝨賊寇讐者亦多矣故吾人之學不在求事物侵擾得我不侵擾得我只在處事物道理能盡不能盡于其侵擾我處老實提起磨鍊堅忍着力做工夫是故居處時則不免有居處事一番侵擾矣然吾于居處而恭而在恭上做工夫則雖不免于居處之侵擾而一段天機自流行于居處時矣



執事不免有一番執事事侵擾矣然使執事而敬在敬  
上做工夫則雖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而一段天機自流  
行于執事時矣與人即不免有與人酬酢的一番侵擾  
然使與人而忠在忠上做工夫則雖不免與人酬酢之  
侵擾而吾一段天機自流行于與人之時矣從古聖賢  
處世處常處變其誰不自侵擾中來亦何能盡脫此一  
副當樊籠羈縛也然聖賢胸中則自有不樊籠羈縛者  
存故雖居處執事與人時惟見其吾有一番恭敬忠信  
之道之當盡而不見其有居處執事與人之難苟見其  
一番繁難便起一番厭怠起一番厭怠便祇見其一番  
侵擾有所繁難厭怠侵擾心皆非學也兄謂此侵擾雖  
比向之聲色貨利者稍不同然同為翳障是矣然世之  
人徒知聲色為伐性之斧斤而不知伐我斧斤有甚于  
聲色者徒知貨利為戕生之鴆毒而不知戕我鴆毒有  
甚于貨利者古之學者俱自世情物變上理會險阻艱  
難盤根錯節處做出來故別程明道曰不哭的孩兒誰  
不會抱學者能抱得哭的孩兒于險阻艱難盤根錯節  
處直是精透一番則自長進一番利器智度將來受用  
必有大得力處不然只欲絕思慮守冲靖寡營為此只  
是佛老占便宜所為耳聖學工夫果如是耶今之學者



病痛正坐此柰不得辛苦性分緊峭內不知用工獨知  
獨覺地不知慎察區區却于閒議論妄見解處做許多  
搬弄粧飾自以爲金針繡補妙詣不易得謝上蔡曰今  
之學者能言真鸚鵡耳嗚呼鸚鵡學者今之時豈少哉  
紛紛逐逐以口耳言語作門戶而于聖賢安身立命至  
中至正之堂奧邈不知影響平居相與習曰黜貨利而  
實在利欲場 中顛頓一生相與習曰屏聲色而私

居獨處地則又爲聲色妖魔所熒惑而去相與習爲輕  
功名而出處進退辭受取與間稍得手則反至墮落臭  
腐坑塹不知所振拔此何異醉夢人廼作醒語僕平生

不知學固亦醉夢人也然實不敢于醉夢時強作醒子  
講解窮年山中于此學躬行寡欲安身立命之道不敢  
放過力量雖不逮然實有奮厲不能自己者是非真僞  
頗自能覺察而白首無聞尚茫無一得兄何以教我昔  
陸象山一夕步月庭中嘆曰可惜朱元晦泰山喬嶽學  
不見道枉費精神象山固余生平所心師者此固偶一  
時有激而論然躬行如吾元晦寡欲如吾元晦出處進  
退風節人品如吾元晦便是真泰山喬嶽其謂學不見  
道者又于何處學方見道其謂枉却精神者又更于何  
處用精神始不枉余生平病痛實坐象山所論然于此



處辛苦學脉精神亦有不致枉用者獨立頽波流俗中  
蹇然自懼余于 兄爲知友不敢迂言濶論然此道  
不直不見相期于砥行礪節庶此學欄柄在穹寓不至  
墮于空談虛套稍有明于天下後世說說 多言雖取  
罪取詆訾于今之學者萬萬無恨使他日臨汝間稱復  
有一陸青田吾閩中稱復有一朱建安可也倘有所見  
不惜終教

與章介庵辨朱陸書

僕索居于海內故人多踈濶又况明公者亦踈濶如此  
僕鄙吝可知矣憶昔明公來按吾建弗棄遺時相過談  
議僕叨侍杖屨每出遊登山臨水意有餘閒所至道妙  
在目前法言理論無非砭益僕身心者佩沐殊多別去  
乙未寓南都涇野門下重辱手翰俯教并寄來學庸口  
義中有朱陸異同諸言捧讀驚慰交集嗚呼僕與明公  
濶畧之久而簡書音問請教者亦可濶畧而久也耶朱  
陸學術異同僕懷疑久矣竊不揣愚見請終教左右嘗  
謂古聖賢相傳之學不明于天下而莫今惟甚士生其  
間各以其意之所偏向爲說人私其見世俗紛紛姑無  
暇論大槩有二種其一種祖述于身心之談相習簡易  
者曰陸學其一種馳神于墳典而講求經傳義理者曰



朱學習朱學者則詆陸氏爲虛無習陸學者則病朱氏爲章句詆其爲虛無者于是乎有浮屠異端即心頓悟之辨病其爲章句者于是乎有俗學支離泛濫之議嗚呼朱陸之所可辨所可議者信有如議者所云耶吁亦舛矣世皆知陸之有可辨者而不知陸之有不可辨者知朱之有可議者而不知朱之有不可議者朱陸之所可辨所可議者其言也朱陸之不可議不可辨者其人也道之存于人不貴于言久矣苟不以人論學而以言論學不以人求朱陸而以言語求朱陸然則今天下之紛紛亦何恠其然而學術之不得其真則愈趨愈下好

高立異矜世自私今日海內之弊正坐此明公洞道之的而來翰云云廼亦有是論耶僕茲不能無惑然明公中所引朱陸道一編及朱子晚年定論諸說僕尤不以爲然者夫朱陸在宋爲大儒承濂溪二程橫渠之後其根極領要繼往開來者蓋有所在今不于其制心檢行之本原道之一者而言而祇以其文詞訓述之緒餘道之一者而論不以平生之定志定守定力爲說而廼取其晚年區區不自滿假之談遷合謂之定論是何誣朱陸之甚始欲援朱而附陸 間又 宗陸而疑朱是非之不辨得失之不分家自爲意見人自爲門戶故余



讀明公學庸口義所論引序列諸言未嘗不撫卷三嘆  
吁以明公而猶若是又况夫他者哉然則朱陸二學數  
百年不決之案則何所于別其竟無所明已耶今之議  
陸學者曰象山主于尊德性議朱學者曰晦庵主于道  
問學而吳臨川亦曰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九  
淵專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其弊必偏于言  
語訓釋嗚呼臨川固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說足以繫吾  
朱陸矣然是亦可謂知朱陸者哉自古聖賢其進修造  
詣果有專于所主而深于道者乎而其所謂大本大原  
者卒何如是果有異耶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斯二者一併合下不可廢可廢則非道故世徒知  
晦庵之道問學矣而不知其平日之所謂反身入德敬  
義夾持之言其曰古人日夜遑遑汲汲只是要去理會  
箇身心者何事而吾晦庵亦未嘗一日不尊德性也世  
徒知象山之尊德性矣而不知子靜平日讀書徹旦不  
寐其謂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其謂伯敏格物  
為下手處者何事而亦何嘗以致知為他物而象山亦  
未嘗一日不道問學也嗚呼朱陸之學果可以執其牝  
牡玄黃形跡而論也哉大抵象山晦庵之學其本原則  
同而其入門者或異雖似有不同者然要之宗旨則各



有所重而學者固不可執是焉泥其別朱學教人自道  
問學途入而于道問學中成箇人陸學教人自尊德性  
途入而于尊德性中成箇人學者知朱陸之所以爲人  
則知朱陸之所以爲學矣能知朱陸之學而求至朱陸  
之人則雖其所學 自尊德性途入可也自道問學途  
入亦可也尊德性非上乘道問學非祖跡而尊德性到  
熟處不可謂德性 中非學問貫通之境道問學到  
熟處不可謂問學 中非德性渾含之天彼朱陸者

固皆得于此心者也皆得于此心者而謂其他有異耶  
世無易牙則淄澠之水無以辨天下有精金美玉惟賢  
中有精金美玉者而後識之今天下學問何以異此道  
術溺于多岐則人心牴于好異荀子曰學者學其所以  
爲人也學得其爲人則雖議論之或偏而不害其爲賢  
不得其爲人則雖意識之超卓見解之英竒而其根本  
者已繆矣昔司馬遷發憤作史記十萬餘言貫通今古  
而蘇穎濱則歷指其缺而直攻其非議者曰穎濱馬遷  
忠臣也嗚呼今日海內爲晦庵之忠臣誰也其 爲象  
山之忠臣又誰也所養之未純則所論之或過于激而  
流于偏誠不能無者吾不敢爲象山晦庵隱晦庵曰子  
靜分明是禪學子靜之學自云自孟子來吾不知其所



以禪者然徐仲誠詹阜民鏡象下樓之喻與惡能心害善亦能使心害之說其他收斂精神頓悟諸訓則雖晦庵不疑其爲禪而象山亦能辭其禪耶象山曰可惜朱元晦學不見道枉費精神嗚呼晦庵平生之所及身致力于道者何如也然與何叔京黃直卿項平甫諸書深覺其向者支離訓釋定本之失雖晦庵亦自不免于悔矣此其去短集長望道如不及拳拳之心何況于他然余竊謂象山言語雖禪矣而人則非禪象山平生于踐履上着力于人情事變上做工夫而禪者如是耶晦庵居嘗言語雖不能無過多之病而六經四書之註疏萬古耿耿不磨爲世教人心之鑑是果可謂枉費精神者乎而朱陸之語亦不免各失之不平而過激焉耳夫言語不平而過激吾不于其爲人者而論其一而論其定廼反取其所見不同之論而一之而定之亦左矣今之學者千種論萬般解正坐以言語求朱陸耳以言語求朱陸而不以人求朱陸率天下于朱陸見解不同之迂談而不根究于朱陸身心有用之實學此何以訓乎明公來翰曰子無拘守常說學當會于心焉耳嗚呼僕無知識者亦何敢拘守常說者哉夫道無有于常無有于異無有當會于心亦無有非會于心 固古



今天下公物者也道公于天下非晦庵所得私而有也亦非象山所得私而有也吾與晦庵象山俱有之吾不能爲己之象山爲己之晦庵學之不力實之不務而徒譎譎焉于

晦庵象山同異之議何哉天下欲宗陸疑朱久矣久則難變也而今尤甚焉欲宗陸者起于好易簡者之弊欲疑朱者起于厭常立異者之弊宗陸者而不知陸之高處可宗者不在見解而在于踐履疑朱者而不知朱之大處不可疑者不在訓述而在于躬行古今天下只有此箇公道理人心亦只有此公議論又孰爲常說者哉明公所引草廬所謂博之又博至于雜精之又精至于巧以此疑吾晦庵者草蘆亦過于論矣草蘆之學豈知吾晦庵哉不知乎晦庵又豈知吾象山者哉學不得其大者紛紛鳴冤之錄荷亭鹿皮子之說亦祇見其不知量也已僕生平心師乎象山而行法乎晦庵不敢一息一念一事而或忘焉者明公視僕于朱陸者何如而謂敢有所低昂異論也然竊怪今之學者口朱陸而心不朱陸見解擬議朱陸矣而行不朱陸出處無朱陸三揖一辭之耿拔取予無朱陸裂石斷金之果决義利不分聲色不辨素躬實迪無朱陸青天白日之光明而所爲黯關垢濁泆忍自以爲心傳乎唐虞



孔孟而曾次寔則鬼魅跣左蠅營狗苟卑者則耽于儀  
衍申商之奸索而高者亦不過拾禪佛之緒餘以自秘  
行履顛倒不知而反嗷嗷于朱陸前聞人嗚呼悲夫悲  
夫學術之弊一至于此可勝嘆也哉程明道曰清談盛  
而晉衰然清談爲害却是閑言語又豈若今日之害道  
嗚呼明道豈亦無自而語者乎夫清談之盛晉以莊老  
之說誤天下而誤之者王何也禪學之盛宋以慧能杲  
老之說禍天下而禍之者張橫浦諸公也此皆所謂以  
夷而亂華者也以夷亂華率天下之人廼群群焉從事  
于夷狄之教陽儒而陰佛此習可長乎昔孟子在戰國

闢楊墨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凜凜有一日不能  
安焉者嗚呼使孟子生于今又當如之何今之士大夫  
恬不知戒習虛駕僞相踵成風反藉口欲爲象山之地  
以明道之所明斥者而反欲爲吾晦庵之詆自以爲聖  
學真傳而不知其已流入于異端左教而不覺矣吾聖  
學有是也哉嗚呼其亦可嘆也乎宗陸疑朱之說吾無  
需于辯已夫朱陸立教之異同終身有不可強合者吾  
不敢爲二先生諱而其大本大原平生有不容一毫少  
差者吾亦不能爲二先生掩然竊以爲象山之道高于  
一已晦庵之道通于天下學晦庵學問思辯篤行塗轍



猶有可尋雖下愚可以幾而及學象山自成自道惟高明如象山者則可使人非象山而不從事于窮理致知則亦寧能免于縱心任氣而失者乎故寧學晦庵而過無寧學象山而過學晦庵而過不失爲常說學象山而過則反墮於禪楊慈湖諸公可鑒已好高欲速以禪佛之似亂孔孟之真此固僕平生之所見有終不敢爲明公隱者苟徒依阿雷同于今世流俗者之論此不惟非明公平日教僕之意而亦豈僕之所望于明公者哉學在得于心不在于言語異同恃公知愛放言至此僕罪多矣倘不以爲然惟明公毋靳其說幸終教之可也

與鄒東郭先生書

曩辛丑歲夏別余師及今中間曠濶幾二十年矣仰余師之教荒頽不能脩訊展一字爲歉極知簡慢罪甚兀坐山中彌年枯落無成嗚呼詔亦忍于枯落無成自甘也哉昔乙未在南都涇師門下詔質任踈鹵者平居不一至群公之門涇師嘗謂余曰如鄒東郭先生者余畏友也子他日終不可不一見吁明道如余師此又豈特詔之所願見而已哉以數十年景仰之私渴欲請質無從歲庚子北征廼獲晉謁余師南都翰林別署相見蚤夕談欵餘詔時以自警十箴上質余師覽之忻然曰



子注心劬力可謂緊切真涇野篤實門墻中學然十箴之中收放心慎獨爲要欲收放心莫先慎獨嗚呼慎獨一學迺今日儒者以爲老生腐話非所謂玄牝上乘不足以悚動人之耳目莫之從事而其所從者率皆清虛高大之論至迺沒首捕風捉影而無得茲又深可痛者夫獨者吾心之萌已所獨知獨覺之處易曰知幾其神乎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者即獨也幾之神之極深處即爲慎獨獨能慎則心自不放而心即理心不放而所謂理者于是乎在而理即學理不外一心學不外一理完乎理即所以完乎天故大學什誠意惟在慎獨能慎獨則意可誠矣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能誠神而幾則可聖矣吁慎獨收放心之道是又可以易易語也耶明道先生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脩此道者在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觀是則所謂戒懼不覩不聞之中者而慎獨工夫已于是乎在而晦庵迺以戒懼不覩不聞爲靜存以慎獨爲動察此又疑有過于分別者信若斯然則戒懼不覩不聞所謂不覩不聞爲何物而慎獨所謂獨者又何事有二致耶夫動靜非二道吾人靜存動察無兩功嗚呼不能慎獨者吾未見其能存心不能寡欲者吾



未見其能慎獨放心之事非一端而欲爲棘寡欲之道非一事而清心其要吾平生之矻矻苦力于學固亦以收放心爲事者也而心日見其放雖檢制其欲于欲根起滅者有以整斷之然欲又非可以一二枚舉者而吾之放其心猶有莫知其所以然故每或思索義理有未會心處則或至忘寢忘食或當食當寢亦不知所食者爲何物所寢者在何處此皆過用其心而不覺至于詩文之習尤甚此吾之心已放于詩文思索義理上去矣心得無放否古人謂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是將已自家一種意氣陪絆他甚無謂詔生平負性氣每觸時艱慨國事不覺感嘆終日不樂對友朋嗷嗷大言此皆出于一時意氣感憤之私此吾之心已放于世變意氣上去矣心得無放否其他浮思雜慮憧憧往來不急之圖不可計筭夫吾之心放于詩文思索意氣吾不能收其放心皆是吾之不能慎其獨吾之獨不能慎處皆是吾之欲不能寡吾有欲以詩文義理軒然與古人亢衡並駕之心則吾焉得不役志而疲神吾有欲與豪傑驅馳天下之心則吾焉得不勞思而惕慮逞吾好于人不可着莫之地牯吾見必欲出人所不能到之境决裂性情以饕無益而聖賢明道之志憂世之誠急急果何爲



者而若是也耶嗚呼此固詔之所自知其過而不能免者也余師涇野先生曰學者當自怙怙實地行去身心緊切實事實理做來方是實學不可妄意高遠懸空杜撰而致力于無用今之學者其弊實坐此不能實意以積義有事爲事而廼欲懸空去做一箇勿忘勿助不能實意致中和戒懼乎不覩不聞而廼欲懸空去看一箇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不能實意學孔顏之所學而廼欲懸空去尋仲尼顏子之樂處外面求討箇滋味快樂來受用此何異却行而求前者乎茲其所謂舛者也嗚呼可戒也哉學術之偏至于如此詔不能不用是殞懼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有言年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也已詔茲者何如行年已五十餘矣年日已邁而學不加進遑遑然不自覺其非習見與德心牽引粘帶互相持道義與紛華日交戰不能勝墮于世網科曰中自以爲能戒定其心而實不能絕利于百源自以爲不愧屋漏而實不能知幾于微眇嗚呼詔于此亦且如何哉此如泛一艘大海中茫茫浩無津涯不知將來其何所抵泊處董蓉山廻謹附此請教

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晦庵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詔于此誠有不能



放下而肆焉以奪其志者不能放下而肆焉以奪其志  
此豈余師與涇野先生之教者哉翹踵清原神往如馳  
山中困學苦心無處顧瞻非吾道吾師所在風便專此  
奉候惟冀吾師不惜終教之

與馬鍾陽侍郎書

詔曩歲在三山辱公手翰俯誨懇懇中有駁僕困學鄙  
錄寡欲養心集義養氣分作兩功課未見合一之

論謂寡一欲即是集一義心得其養則氣自不暴其言  
覺似直截明當又且通貫佩刻佩刻然詔嘗謂今之

學者之弊大段驚竒銜異動爲合一之說強作此一種  
見解惟知求夫子一貫于言而不知求夫子一貫于心  
說說然談易簡而不知所以易簡者頃公北上復過敝  
廬相與商確平素學力又曰學只在不放下嗚呼詔獨  
何幸也而屢荷賢者之教如此前輩有云爲學不在言  
語上惟在躬行寡欲集義此皆吾儒躬行事也故學無  
論其合一不合一惟在躬行不躬行養心養氣無論得  
其養不得其養惟在寡得欲不寡得欲集得義不集得  
義寡欲集義此固內外合一工夫爲學箇大頭腦處而  
不放下三字此則真學脉也故從古聖賢在此學路



上擔載則在此學脉處把持兢兢業業時時點檢處處覺察事事照理真是無一息無一處無一事之敢忘故其功夫純全無所欠缺處則爲世偉儒出則爲世名卿事業踐履光明正大俊偉嗚呼鍾陽公獨不有見于是耶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以孔子且云然又况夫他也故前輩每以躬行難爲言夫躬行之難者只是謂易放下耳古聖賢憂勤惕厲身與學終始故于躬行路頭上熟常見此理在目前不敢少懈物垢淨盡天機流行常人纔有進便却纔有得便滿不汨于功名富貴聲色貨利間纏擾則便汨于玄虛浮談一種詞章訓詁處牽絆看來只是凡情撇不下大重欲根不能斷耳吁凡情大重撇不下欲根不斷者雖欲不放下得乎故學能不放下即此謂之弘毅即此謂之自強不息即此謂之與天道同流是故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不踰矩中間其所謂立所謂不惑所謂知天命所謂耳順一生在箇學字心字矩字中磨旋不知老之將至孔子此不放下心何如也然自顏子而下則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耳其餘諸子不足論顏子是何等用功者然能不違仁于三月之前而不能不違仁于三月之後然則顏子亦放下者乎然顏



子之功雖有時未至而顏子之心則無時而或已顏學  
孔者也假以年不日而化矣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  
止也故余嘗謂觀孔顏學者此不放下工夫最難不放  
下只是此心能持敬能嘗提省起上蔡謂

常惺惺

法謂此使稍放下便息學力息便不是完人詔資性腐  
愚夙不知學不揣平生竊有志欲尋上一着以求不虛  
枉此生然詔何人亦敢語此竊嘗觀宋儒尹彥明是箇  
魯者洛陽破拒劉豫不污晚以崇政殿說書召以和議  
忤秦老不為始終一節白首靡渝在程門若尹彥明可  
謂不放下者晦庵曰一日不死一日要是當百年不死

百年要是當若朱晦庵可謂不放下者嗚呼今日海內  
若尹彥明晦庵者幾人哉貧賤則溺于饑寒貧賤時放  
下矣富貴則流于逸樂富貴時放下矣以貧賤富貴且  
然又况于夷狄患難乎平居浩談迂聒口如懸河自以  
為一貫合一者在已及事際物變稍到手來便至顛倒  
眩惑若是雖曰于義理能神解穿紐通貫亦何取于學  
也老儒山中不識痛癢然于此等處則眼界不敢不審  
脚跟不敢不定聞公之語痛加一鞭此生寧能終悠悠  
沓沓而已乎語有之曰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孔顏簞  
瓢飲水樂在其中詔學力鹵莽不敢妄望到

孔顏樂



處然平生在某根中做來年老大尚荒遊于野與世久  
相遺飯糗茹草自是常事而志士不忘在溝壑磨挫困  
踣拂逆居常自念詔心處苦行處苦學處苦于這苦楚  
間時見些滋味天機一點肯蔡竊以爲得便把捉不敢  
忘不知竟何如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鍾陽公  
獨能不爲詔一惕然乎先儒謂學如上水船不上即下  
恐便至墮落傳又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九船不能到  
彼岸臨岐半途而廢皆放下者也故學者但當于此不  
放下處作工夫不當求于合一處爲見解使學真能不  
放下則熟矣熟則自通貫渾含即所謂可與適道可

與立可與權矣鍾陽公固能不下者昔人謂師友  
功大知所夾持切磋却有益詔迷途墮落人不能不以  
此望賢者之拳拳臨楮覩縷恃公之愛故不覺其不憚  
煩如此惟高明有以藥之若矮子觀場隨人說其妍媸  
則非詔平生學之所望矣

與唐荆川論文書

夫文章者古今天下經國不朽之事業雖聖賢所不廢  
然必自涵養出來始別故僕嘗謂有千萬世之人物則  
有千萬世之文章涵養到文章亦到涵養未至則文章  
亦未至涵養到則雖如歐陽子所謂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况又有能文章者乎涵養未至則雖巧爲風雲  
月露而言鳥獸蟲魚而語無裨世訓此程純公所謂有  
之靡所補無之靡所缺者雖號能模擬古人然媸媸寄  
人籬下雖終以覆醬瓿可也又况可以文章論乎故文  
章毋論本色與不本色惟論關於風教與不關風教孔  
孟六經崢崢萬古者且厝勿論自秦漢來出入天地萬  
物貫串今古百家莫蒙莊司馬子長若矣莊馬二子以  
文雄于世然昔人謂莊之文虛善說義理以其虛者而  
虛天下之實馬遷之文實善叙名紀達世變切事情鑿  
鑿乎覈而不浮以其實者而實天下之虛二子在戰國  
西漢爲何如人彼其才直塵芥一世卑視千古要自竒  
士故工爲蒙莊是亦蒙莊之文章矣工爲馬遷是亦馬  
遷之文章矣莊馬之文章可學也而莊馬之人物議論  
律之中正可乎僕于二子平生極所嗜慕然區區竊有  
不敢以爲尚者以有所未滿也交梨火棗不足以爲生  
民之穀粟而窈眇空濶希曠之音欲奏之太室清廟虞  
黃之庭有不可者文章高下關於天下國家之理亂盛  
衰所係不小此可以輕論乎此可以輕論乎議者曰晉  
無文章惟歸去來一辭歸去來辭作於晉室清談之時  
陶潛以優游閒退而得唐無文章惟佛骨一表佛骨表



當黃老於漢佛於晉宋梁隋之餘韓愈於禪說盛行中  
獨有此論其俊拔耿烈爲何如或又曰宋有四篇文字  
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嗚呼此又非可以佛骨  
表歸去來辭論矣蓋宋儒洞明理學所養者淵沚精粹  
故其發於文章皆本於躬行之所得其根極理道自天  
地以來爲第一等識見而鋪陳訓典剔幽抉微自三代  
兩漢還爲第一等議論孔孟六經後諸儒作者有幾乎  
故學者能爲周程之言或陶韓之論文章雖不能一一  
本色吾謂之真文章矣不能據理垂訓而徒事浮夸銜  
侈靡則雖如莊馬之縱橫馳騁成一家本色之語吾不  
謂之文章矣文章不關於民風世教則惑世誣民亂人  
心術將來不免墮於詖淫邪遁之歸而又奚取於文也  
耶

與王稚川太常書

僕自丙辰燕臺話別忽忽歲月又如此每憶乙未在南  
都與兄鷄鳴聚晤或太常會講旣歲暮渡江而北送先  
師維揚周流六合江浦之墟翱登定山之祠每一興思  
江樹湖雲風景依依在目可掬令人慨然僕雖不敢望  
兄然彼此嚮道之懷亮同耿耿也昔在太常月夕侍坐  
先師先師嘗謂余曰人生天地間大都美好光陰不越



三四十十年耳此三四十十年間瞬息卽過人須砥德礪行  
立身聞道以百年作千萬年計爲千萬年人物而有千  
萬年功業氣節文章庶不枉過此生僕每誦斯言未嘗  
不凜凜僕茲者何如也垂白碌碌山林無所立於時無  
所聞於世頭顱種種已成一秃老翁矣及今雖欲勉強  
求作一寡過人尚不可得又况千萬年人也僕曩隸業  
鷄鳴凡每醉撫憑虛登塔頂豪談極論嘗戲謂余曰充  
子之志滿子之量必死而後已嗚呼仁以爲已任死而  
後已此亦聖賢嘗試者耳道苟在人何論老少何論窮  
達聖賢身與道終始憂勤惕勵疊疊不能已內而心粹  
然不敢一日弛於內外而行卓然不敢一日弛於外少  
不以其力強而奮老不以其歲馳而惰得志而達則道  
行天下不敢病吾達不得志而窮則道明天下不敢病  
吾窮崢嶸瑰硠道在千萬年教在千萬年此古之人專  
心致志所以孜孜汲汲以求之者在此僕何人其亦敢  
以此自期待乎鴛駘不自揣量昔嘗與兄從事於先師  
之門居相琢磨欲一切推而進之古人之域然白首無  
成勝心英氣隨處發見垂老不能降過舉病根觸事呈  
露垂老不能除此皆先師所謂學不能深潛純粹所致  
耳學不能深潛純粹而徒巖巖挺挺欲負荷吾儒千萬





原件短缺



年擔子自謂有所把握此生茫茫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前途渺不知所止泊處兄得無有憫其溺而援我者乎兄嘗于鍾陵別余有曰友道中僕于兄爲多聞兄于僕爲直諒僕今老矣方將墮體黜聰無所用其聞不知兄之所謂直諒者其肯終其直諒而置僕於切劘之中否也兄今得時行道位浸浸乎顯矣而所謂千萬年之人物端有所望僕雖老山中不敢自棄亦不敢不是奮勉惟收斂精神靜坐一室出則對野鳥而歌仰青天白雲以自適而已惟兄不惜終教之可也

天游山人集卷之十二

而其實學實行則又康濟天下經理世道民物有偉功嗚呼今天下學術之弊無需議矣只一欲字亦勘不破東南勢利誼闊瀕洞于乾坤口清虛而行垢穢面周孔而心跖尤論學者焚焚而躬行者百無一二孔門不愧天作聖之符實到此境界幾人徒增有識者浩嘆僕夙無所知向者然嘗聆君子長者遺風自弱冠泊今翱游江湖者三十餘年耳目中所習聞者惟吾兄與一二明公而已超脫垢氛之外而其志其心直欲與天地萬物而同游余與念庵兄雖無一面之雅天壤間欠此一會極爲缺事然此心耿耿何嘗不一日不與吾兄契此



行蹤落落亦何嘗不一日不與吾 兄游茲夏末忽得  
低報聞吾 兄將起用此心竊有所喜周對崖兄至迺  
知不果嗚呼今之時世道人心可言也耶賢者出處閔  
係天下重輕人皆以念庵此一不出爲吾道否余獨語  
之對崖以念庵此一不出爲吾道慶嗚呼今何時哉而  
可出也白壁藏英歛郁于深山中光射牛斗使價而恩  
于魚目珉珠之側雖皦然不爲青蠅所玷然終不若抱  
璞之全古之人固有不以三公易吾介視爵祿如弁髦  
唾視去不足輕重者爲何如人昨荆川兄之出竊以爲  
喜亦竊以爲疑世之議者吾不知何如荆川兄素有定  
見定守者他日其大有所建白樹立完名完節洗濯而  
歸僕於山中不能不爲知己躊躇顧惜賢者之舉動固  
非常人所能測僕于吾 兄雖未嘗獲聚首一談議握  
手一欵洽然吾兄心事光明耿拔崢嶸磊砢余嘗于  
兄冬夏二游安湖書院諸記知之矣拳拳以欲根起滅  
周子無欲爲聖功爲言每讀其文余不覺爲之起敬蓋  
其學其論其心有深與余合者余嘗有詩憶念庵曰何  
時還白鹿同汝看江雲世事浮漚飄瓦礫瓌者何足置  
齒頰千百年國家宗社生靈重擔子不在富貴者而在  
吾人久矣鼎鼎乾坤砥柱稍眼界不明脚根不固徹底



心跡不明白此擔子一放倒再不可支撐天下視我為何如後世視我為何如區區外物斗筭者果足以動賢哲者胸臆耶僕無良何所能為然亦竊有不敢自輕者平生駑腐篤志聖賢年逾五十而無成方茲垂白之年猶役役奔走於江湖守株乎山林此亦豈僕得已者哉此亦豈僕得已者哉磨礪淬厲涵養之未純實踐之未到志不得不苦力不得不奮竊不量猶有所俟不知此生此學竟何如足其何以教我也天下事勢極則反猶有可為而僕之所憂所念者惟不能粹此素履求不負天為愧陸象山曰學者當于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

夫然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極難做非習之靜養之素定者不能衡鑑識度稍未真則下手處必錯所從事雖曰人情事勢物理而實非人情事勢物理于一種無用套括不當粘帶者而無事迺粘帶其中不當牽惹者而着一分牽惹其內事不當憂慮者而代為之憂慮時不可冒涉強為者而過為之強為此皆所謂欲也皆所謂欲而日穰穰焉日憧憧焉而顧欲以此求所謂真源本體此無失之遠乎而幾何不墮浮屠家所謂認賊為子者哉僕嘗于此一副當閒腔套實不能脫去其于所當做工夫者亦不敢不勉人多厲志壯齡而或改節于衰



六天游集卷之三  
四一  
暮蓋其胸中元非真種子僕不能有此然窮年矻矻雖  
知所向而于聖脉真筌涵養本原學力緊峭内最上乘  
一步猶未透得以吾兄平生粹養厚蓄于山中山林之  
靜味咀嚼處必深長世事定力把持久必牢固其必有  
教我者矣海内高賢每中夜興思寤寐不忘茲冬又復  
北上春官人事匆遽翹首石蓮不知何時得合併相與  
艤棹廬山之陽徘徊于白鹿之野與吾兄圖一傾倒  
爲快昔人尚有欲尚友千古者又况于今耶古稱至德  
不易聞賢者每歎于難會然吾與念庵兄神交道合雖  
睽邈千里固非未同而強與言亦非必待面合而後可  
言者千古聖傳必有所寄所賴不墜以傳而十狐九梟  
世習禪談瞽論所在簧然薰蕕人將莫知所紀極吁僕  
于吾兄獨能默默乎周對崖兄至因附此致忱臨翰愴  
惶不能道其萬一故所言止此想有道者必能得其肺  
肝焉

荅鄒東廓先生書

詔久別吾師今春至都下與二賢郎長兄會迺獲吾師  
戊午冬十一月荅詔手翰者捧誦焉拳拳懇至并新刻  
數事牘迪詔中有曰明道先生言戒慎恐懼乎所不覩  
不聞而此不覩不聞間由恂慄與威儀處合内外顯微



無間自慎獨一派做來則允爲內聖外王之學。嗚呼  
吾師硃劑詔者至矣詔何人敢不以是自期奮詔樗腐  
然曩旣聞吾師及涇野先生教竊亦知所嚮往者居嘗  
謂此道在天地間無賢愚無老少人人皆有此本體則  
人人皆有此工夫此本體工夫不容一息少間放下詔  
今春又不得意欲歸山中以完其初志以求了此身心  
夙學末知其力量終如何雖因踣憂苦艱瘁顛軀所不  
敢辭然亦有不能自己者昔人謂聖賢

渾渾淪淪一箇正統宗傳實在吾人所負荷這些子喫  
緊處湏臾不可離雖之夷狄患難造次顛沛有不敢舍  
者又况區區小小得失者哉孔子嘗謂人不知而不愠  
爲君子又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等處  
工夫此等處實際而爲聖爲君子固要自時習依乎中  
庸遵道而行塗徑處過來詔于此塗徑尚猶有未諳諳  
之尚未熟則其于不愠不悔之境界亦將敢曰遽謂已  
能乎其于不知遯于世如古之隱者流不敢也而遑遑  
求知于人欲以見于世如吾師來東所謂安小成驚虛  
遠者亦不敢也古賢哲之出處行藏關天下治忽理亂  
是非非素有所操持把握者不能決以吾夫子嘗亦有  
吾衰之嘆掩袂之悲已矣之感不容之論明王不出天



下莫能宗予之嗟不一而足然則吾夫子得無亦猶有所愠有所悔者存乎孟子去齊宿于畫充虞謂其有不豫色然孟子曰吾何爲不豫哉然至今味其言旨想其風論實有不豫者在豈聖賢于此亦有所動心乎詔嘗謂不愠不悔者孔孟之體也而其間亦有不能不有所愠所悔者孔孟之用也聖賢豈果於忘世者哉而其心蓋實有大不得已焉者時之非聖賢獨可柰何耶詔庸駑無所知識然窮年碌碌奔走江湖年老大迄今猶自分鑿坏長隱爲山林計雖詔者亦知其將來時如何命如何時之不遇命之不遭孔孟知之矣以孔孟爲學則其不得不以孔孟而爲心道之將行也歟命也天也天之來孔孟不能却之止而必有所以處其來者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天也天之否孔孟不能使之亨而必有所以處其否者詔自失意後中夜興思惟以學未成于已道未獲明于時爲懼恐將來一旦遂至淹朝露以枉過此生學苟成道苟明詔無憾矣餘非所計者詔近觀我朝一二諸儒陳白沙海南一貢士耳吳康齋臨汝一布衣耳彼同康齋白沙時握台鼎躋高位膺仕隆顯光榮軒寵者不可勝紀然皆不旋踵灰飛煙滅泯泯無聞二先生之學至今猶聲著天下籍籍于人口耳目以康齋



白沙二先生且然又况自康齋白沙而上者乎道在我  
無論窮達孔孟且然矣然孔孟于此一派本體工夫實  
無一時間斷實無一時止息日兢兢日業業故其光明  
俊偉完融精粹迄今在天下萬世吾師又曰以文王之  
純亦不已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功實自緝熙敬止中來  
故能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嗚呼誕先登于  
岸其功亦豈易易能者哉詔居嘗竊以此學自文王緝  
熙敬止來由孔孟博約三十而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知言養氣四十不動心康齋白沙所養未到未純未足  
論然自其本體康齋白沙者擴而上之以求至于文王  
以求至于孔孟此去處慎獨寡欲懇峭工夫實非外假  
要之其本來面目其充養極其靈神其變化元自流盪  
于宇宙元自融貫于古今元自渾通于上下能慎獨而  
寡欲則何所往非無畔援無歆羨之境不能慎獨而寡  
欲則日憧憧擾擾焚焚亦何所往非其畔援歆羨者今  
世之儒者正爲畔援歆羨心多動了紛華利欲道德之  
念交戰于胸中以故其學不純粹無始終不能作天地  
間完人其病正坐此詔不肖不敢不勉自古聖賢何嘗  
不欲用世亦何嘗敢果于忘世世隆則道從而隆出而  
有裨于國家世否則道從而否其隱而有關於風化此



皆是吾人及物處此皆是吾人功業此皆是道然其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大君宗子父母天下王道之規模則有一時一日不能已于其衷者審其內外輕重先後之分求爲醇儒求爲實學方是完德而此不知不愠不見不悔作聖爲君子塗轍真源吾師其得無有終教我者乎二賢郎長兄共詔與呂沃洲傲鳳坡宋陽山諸公今春會同志靈宮詔時于中多有所規難質正 不能一一陳左右容另布歸軫忙忙風便惟冀吾師毋靳金玉終其陶鑄是禱

與陳明水書

僕于今之海內以講學名東南者知有吾 兄久矣每時顧南鴻恨不獲道金溪訪所謂象山草廬康齋舊日講游之所相與質正吾兄爲快僕前于章介庵公處備得兄之爲人頃者于少府董蓉山傳石井兄處獲觀兄之集又得 兄之論而謂 兄以講學登陽明之門而又與陽明之徒異者嗚呼今之時講學者滿天下而其所學者僕敢言也耶環東南數十吳越之區達磨慧能之說充塞其間稍知學者不于六經語孟孔孟處追尋而祇于達磨慧能處討究勦其餘緒挈其瞽談創爲頭腦標柄相矜異吁學術之誤一至是耶一至是耶昔



伊川自涪陵歸嘆曰中國學者半流夷狄矣嗚呼可悲哉茲又豈特伊川時然耶世道日下人各以已所見者爲學師心率僞其論不可執着改頭換面甚者迺謂不假修省不事塗轍即心是聖一超而直入一悟頓了張皇排擯令人茫無所下手處禪者家曰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又曰認取本來面目今之儒者大段多本此其言曰工夫即本體動以本體論而謂握天機順其自然不息之誠方爲聖功信是則工夫可以無着矣天機所在即本體所在而又何即本體之云耶謂爲本體則是其受于天者有一箇靈神活潑的東西夫聖人之心如明

鏡止水故此心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磨刮此鏡者也謂工夫即本體謂磨刮之物即鏡可乎鏡光明不能不爲塵垢所翳人心光明不能不爲物欲所雜謂克治物欲還吾心之光明則可謂克治工夫即吾心之本體則不可謂磨刮塵垢還吾鏡之光明則可謂磨刮工夫即吾鏡之本體則不可何也工夫有積累之漸本體無積累之漸工夫有純駁偏全不同本體無偏全無純駁今不問其幾之善惡不同用力之偏否邪正不同而槩謂之天機槩謂之聖功如孝弟此人心中事親從兄之本體者也言行忠信篤敬此人心中言之本體者也



今人但能事親不問割股廬墓温清定省之偏即可謂孝耶但能從兄不問其隨行服勞是否即可謂弟耶言忠信則可而強辨飾非者亦即謂之忠信可耶行篤敬則可而象恭色莊者其即謂之篤敬亦可耶此正如達磨之面壁呆坐以此爲工夫而不知吾心性中曾有此面壁呆坐之本體否金剛經所謂因無所住而生其心以此爲工夫而不知吾心性中曾有此因無所住而心生之本體否世教之衰邪說惑民吁可怪已今之議者又謂不達天機不悟聖功雖隨事省克飾身礪行祇落第二義而不知第一義天機聖功者在何處夫道理

平鋪無上下無精粗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此天機也此等天機亦豈尋常襲取模擬著莫可得者故始必以集義爲事勿正勿忘勿助爲存主鳶飛魚躍爲樂地孔門獨稱顏氏爲好學顏氏之學工夫在不遷怒不貳過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平實地做將去顏子得此天機而樂矣孔子萬世做人樣子然其自年十五而志於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此孔子心之本體也孔子亦得此天機而樂矣而其間所立所不惑所知天命所耳順其工夫何其漸今日工夫即本體即之一字得



無所謂頓說耶世之學者任智自私下學近裏着己之功未致而妄意上達囂然自謂立于無過之境當下即道迺至認氣爲理認知覺運動爲性並其夾雜麤惡者爲真源此亦何異於浮屠家所謂認賊爲子之喻僕無所知識者獨不能不深有所感嘗竊讀 兄癸巳與王龍谿錢緒山之書曰今之學者相習影響謂懲忿窒欲爲下乘遷善改過爲妄萌動則率性從心而不知徃其偏質使其故習而適遂非長過也嗚呼今之學術之弊兄數言盡之矣千百年吾道聖賢正脉在吾人老實去點檢老實去擔載斯不差錯箇塗徑本體處澄然則實用流行處昭徹去歲丁巳王龍谿來吾建偕諸朋相與握談華陽山中龍谿曰學者只要箇悟余謂不解辯吾道禪說是非不筭作真悟龍谿曰學者只要箇真種子方得余謂不能透得聲色貨利兩關不筭作真種子相與質難辯議者久之龍谿亦笑納余言移時迺別去嗚呼今海內識真悟真種子者幾何人哉道不在多談從古來聖賢作用體貼實履處只有這些事 兄又嘗曰其近與人論學多自慎獨處發明此正僕所謂 兄雖游陽明門而議論却又與其徒異者正謂此嗚呼慎獨二字此即聖脉也此即天機也此即所謂真正當工



夫完其本體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能寡欲  
即能慎獨矣能慎獨則能不愧天能不愧天則此心澄  
徹圓融渾化一私不作萬法皆明此境界不假牽補不  
假幫帖自然靈利脫灑悟而至此是何等真悟種子至  
此是何等真種子學至此即為真學儒至此即為真儒  
徹上徹下徹天徹地不然詭詭見解好奇衒異驚然自  
是誑已誑人雖求磨治本體而適沉絆於執滯坑子而  
反迷蝕其本體矣而尤欲便把着此心自謂之渾融振  
拔而實則空虛而無用此可謂吾儒真詮也哉僕踈鹵  
少苦不知學然于寡欲不愧天工夫本體處竊不敢墮

落把持固守非流俗時態之所能移亦非拘儒瞽生異  
端邪說之所能惑世習奔攘傳會附和余迺謂獨自  
信自知而直能超脫如此鄙心自度竊有不敢耳平生  
不憚欲向上為孔孟聖賢之歸而又自甘為佛老之行  
佛老之說舉吾道一片大中至正之田地而潛為么  
麼詖謠邪遁之窠窟此何異操戈反射者而世儒方且  
挾其學雄談橫議猖狂恣肆日寢月淫欲以自便其沒  
檢束無忌憚之為彼亦豈不知吾道正脉所在蓋沈溺  
而不能自覺迷復而不能自反耳孟子曰我不直則道  
不見寥寥宇宙斯道日孤僕每懷此懼則振刷群疑以



祛俗惑吾不于兄 望而誰望哉

與羅近溪書

自壬戌仲春都下靈宮之會海內諸朋畢集甚慰南里  
兄拳拳以聖脉緊急工夫相質訊弟以克己慎獨改過  
應之諸友朋相顧肯然而吾 兄獨絃歌終日令人情  
性雍容有飄然出塵之思真覺聖門舞雩詠歸點也氣  
象在目前灑落可掬至今猶想像把玩不已欽企欽企  
然詔嘗謂孔門一段事業所教詔真學脉在顏淵所許  
與真天機在曾點有顏子克己工夫則自有曾點與物  
偕春胷趣否則不免爲狂也狂者聖門所取然終于狂  
則有不可今日海內同志高者在狂路處走徃徃有凌  
高厲空之弊傷于放下者則汨沒一種世習聲利中了  
當一種流俗虛談釋老場中搬演如此講學亦何取于  
學也哉亦何取于學也哉千古孔壇衣鉢真正當心學  
工夫惟顏子而吾人所當下手處學者亦惟顏子故濂  
溪二程每每云 學顏子之所學學顏子方不錯正  
謂此故雖曾點浴沂舞雩之樂亦惟自顏子簞瓢陋巷  
之樂得之擴充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便是唐虞三  
代以上氣象今世學者病于不能學顏子之學而先欲  
學曾點之狂自其入門下手處便差却不解克己復禮



便欲天下歸仁不解事親從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  
端夫婦便欲說鳶飛魚躍不解衣錦尚絅便欲無聲無  
臭不解下學而上達便自謂知我者其天至認一番輕  
率放逸為天機取其宴安盤樂者為真趣嗚呼此果可  
謂天機真趣也哉到頭連會點些兒活計都不得只做  
得箇弄精鬼的漢子吾天地所賦與本來真樂面目果  
如是也故學者欲全本來真樂面目須是認取本來性  
分真源惕躬砥行自克已慎獨改過工夫處做將去一  
以顏子為準的顏子是何等老實下功者慎獨所以涵  
養已之本體改過所以洗滌已之習氣慎獨謹于將然  
求已未發之中改過省于已然求已已發之和能慎獨  
則已之道心澄徹而過日寡能改過則已之滓渣渾化  
而獨日慎慎獨改過顏子一生克已工夫在此故退省  
其私欲罷不能仰鑽瞻忽不遷怒不貳過孔門之徒三  
千速省者七十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者豈偶然也哉  
程子曰克已最難學者知顏子之所以難處則知顏子  
之所以樂矣顏淵死或遂謂吾道無傳嗚呼顏淵死而  
吾人心中之顏淵豈死也哉今之學者弊病大段在悠  
悠沓沓過了病根葛藤不斷徃徃妄意獵等強探頓悟  
以為知襲取妄行以為樂踵繆仍訛至陷入異端左教



而不顧不知其所學自家受用者在何處自己自任承當者爲何事正如矮子觀場隨人說其妍媸此無迺大舛乎故余嘗謂學者惟在日用平實倫紀處根求不在玄虛誇大門戶處尋討惟在動心忍性苦楚中着力不在擺脫矜肆洒樂處鋪張余嘗愛程門尹彥明及我朝臨川吳康齋皆是箇朴實頭子此二老亦有何等見解亦有何等覺悟而于斯道之本原則不可謂其無所得也昨都下蒙吾兄所賜王心齋語錄二冊余亦愛此老亦是朴實路上人雖其所學所造詣未深且大然此亦是近來一種近裏學問但其源自佛氏徒良知覺悟處入遂如此好使其從孔顏濂洛精一博約過來不知其開大卓詣又當何如也詔平生愚劣不知所學然不敢妄寄人籬下不揣亦欲以顏子而爲學三十年于此克己二字工夫情不得其影響實地之不立實德之不修實行之不檢每欲面前求一灑脫真境前行後却中夜耿耿吾兄高明特達誠誕先登于岸者其必有以教我矣南歸山中牽補度日相望燕臺無由聚晤南里兄昨聞其出使南都不識旋歸否兄日夕相與聚首切劘新功必多夫學有進步處則無所往而非自得若矯揉造作終涉安排故不下真苦學力便求真樂田



地動以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爲口實此近日海  
內學者講學之大病非小事也恐將來寢成箇虛狂妄  
括而其弊不止于清談之禍而已 兄得無念及此乎  
道是 吾人公衆家物事倘有所見不惜盡言之則彼  
此終身受用境界庶各有所得而不差乎向往之途矣

與傅錦泉書

詔曩自燕臺都下別兄南歸歲月留留又如此老腐山  
中架漏過時學業日就荒頽年力日就衰颯每望青山  
白雲時亦有以自適有不敢不勉者陸象山曰諸處說  
說然方談學問時吾在此只與後生論人品山林養拙  
靜修不敢不以人品自厲而兄方今柄銓曹職要秩偉  
德重望雄才峻節中外聳瞻固天下之人品所歸者則  
雌黃天下之士類獎進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効力明時  
弘濟乎海寓艱難固兄任也固兄責也昔人謂國家數  
十年忠義風節之士皆元祐館閣之儲而將來求為朝  
廷紀綱表儀非兄誰望耶世習恩汚士風闕茸鑽刺奔  
攘兄夙所知者邇廟堂方更絃改轍天下國家中外有  
賴矣然民生乂机陞盜賊乂猖獗羗夷乂梗亂故鄉閩  
海方多事近莆中與建和寧邊邑被害荼毒言之可為  
寒心痛哭而流涕稍有志者靡不扼腕憤懣長吁而况



兄乎自倭虜寇吳中亂東南十餘年來未見有今日之慘者兵力弛將才劣官常壞民盜起固有自來則所以調停整頓以救燃眉之苦者在兄不得不急急與廊廟本兵諸公當路者一籌畫矣山野鄙夫數月來愴惶驚悸素懷中夜耿烈有不得不與兄一吐者又棄于時抱膝巖阿近構一華陽書院不揣欲以古先聖群賢前修往覺自砭劑其頑鈍以起不知卒何似時時感憤亦有  
一二著述欲為五經辨疑四書要義諸鄙說竟未就進不能表見于時退不能有聞于世此其于人品何如兄能不為我一憐乎昔人謂大丈夫生宇宙間當超宇宙

而獨立留一竒特于世始不枉無論隱顯窮達學好學行好事做好人當求無負于天地今日海內士風習氣無論其他只出門一步動身一着便不免差 却言語講論之紛紛而文貌日甚求其底履自實地做工夫自反躬處做事業涵養把持者絕少講學而不知所學之本當官而不知守官箴天壤間中外成一戲場虛套上焉迂遠不適于用而下者則又卑陋無可用嗚呼天下如此可望治耶前兄都下招飲余適自靈宮會同志歸日已仄矣兄笑謂余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見兄言固有所為而發兄豈以今之



講學者都無一躬行之人也哉抑亦以躬行不易間雖有一二而難其人乎古之盧俞藥劑人多洞見人之五臟兄于弟可謂切見其膏肓者矣然弟亦敢不因兄言而益自厲也夫孔門學者以躬行為第一義士而不能躬行則不算做學故進而能躬行于朝而以此學倡于上則為名輔退而能躬行于野而以此學明于下則為名儒舉天地身心性分職分之固有當為何者非吾人之所當學則亦何者非吾人之所當行而行之有得有不得處何者非吾人之所當盡則亦何者非吾人之所當勉老實个躬行這纔是老實个人品而所行豈易易

言者哉前輩謂躬行最難道理多端只在吾人兩肩上苟色取仁于外而不能允迪于中能勉強一時而不能要之于永久吾行未盡也天下有達道五而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使誠意少有未到則此心隨處便有所欠缺吾行未盡也言忠信行篤敬雖州里蠻貊可行使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處于已稍有抵碍則其于人必不免于滲漏而觸境已違又况曰在邦必達乎在家必達乎吾行未盡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即素行者即是道使這些子援上陵下怨天尤人之意或萌則便是處富貴



貧賤夷狄患難之道未得吾行未盡也惟實盡此理則實盡此行斯則無入而不自得無所往而不適其宜使今之講學者皆能如此而躬行則天下豈有不可用之道學使今之 田官者皆能如此而躬行則今天下中外豈有不可用之士夫實才實德上下左右布列善治善俗風化海寓流行而時艱世難倭夷虜寇又有足慮也耶嗚呼今天下人才士氣所患者正在此耳失此不礪長害安窮夫人才學術虛詭古今天下治亂之根源朝廷國家大紀綱元氣所在元氣虛則神彩弱而天下委靡不振隨之矣賈誼曰夫今天下非徒病瘡也又苦蹊盤此類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論孔子之所嘆豈徒也哉時諺有曰天下有好銓曹則天下有好人品見茲當路固有不得不任其責弟素愚戇承兄之教不能不奮迅而自淬然草莽老儒在山林四十餘年天地上下古今數千百載胷中耿耿雖云無所識然每感事而觸衷亦獨能默默也哉兄固不余鄙者固不得不與兄極言之

與何古林書

曩蒙公兩緘教詔懇至久未復通質訊前北上途間遘令弟及貴邑諸友詢公動定知公倡道講學五羊西樵





原件短缺



之區迪德日休殊慰都下匆冗有短刺小集及困學鄙  
錄奉投令弟處轉呈未喻達左右否悚企悚企詔鄙人  
伏跡海隅久矣然竊有志于學者蒙公屢啓迪益增奮  
躍居嘗謂學者立身立德天地間只有這學問一條路  
不可差失枉誤一生苟墮于荆棘陷穽中則拔脚不出  
矣今日海內學者惑于釋氏學殊甚而達磨慧能知悟  
喙聒充滿東南所在譁然前都下短刺 請質中有云

白沙亦溺于禪學者蓋商確于公欲得公之開示而又  
未獲其說夫廣南之學自白沙始白沙蓋絕世聰明者  
胡敬齋謂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

本來也此亦大誤矣其他爲陳士賢所作宋道學傳序  
其中又有曰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  
支離之用全圓虛不測之神此何等語耳目之用可去  
乎而所謂圓虛不測在我者爲何物夫吾儒耳目視聽  
聞見自有箇耳目視聽聞見之則而釋氏顧欲墮體黜  
聰俱以爲支離以比身爲幻而祇欲操其嬰兒玄牝養  
一箇光明寶藏圓虛者出而不生不滅于世而不知其  
不生不滅于世何用祇以成其自私自利耳此毋亦外  
之甚乎夫儒者有箇平平易易大中至正同人同己不  
可磨滅的道理二之則不是而白沙動則曰物有盡而我



無盡靜中須養箇端倪出來之言此又不知何所指授  
一切以老瞿曇 話頭來作弄如是援儒而入于佛

何也嗚呼此學千有餘年來一壞于宋之張子韶子韶  
之後有楊慈湖决裂尤甚程門雖游楊謝諸公皆不免  
焉是何異端之能惑人如此說者謂子韶與杲老游慈  
湖之學源于象山或謂象山得于大慧徒得光無可考  
游揚謝諸公則又與常總諸禪宗往來白沙夙所盤桓  
者廣陵虛上人吾嘗觀其贈虛詩有曰年來雖演蓮華  
教只與無言是一般吁六經皆不免有言而白沙直欲  
無言何也天下學術其一種嘗試功名聲利與閒著述

閒訓詁閒詞章百家雜說皆不足異而最可怪者惟釋  
氏虛無之說鼓誘人入于玄妙而實則麤淺自陽明倡  
良知之說東南學者酣入心髓人人自以爲知行合一  
人人自以爲內外兩忘人人自以爲易簡人人自以爲  
當下便得人人自以爲聖脉真傳而實白沙有以起之  
以白沙且然又况夫他我朝二百餘年國初此學無恙  
也自中葉來禪說浸熾有以 陷溺乎人心是誰之過  
歟明公抱斯道之責固有不能不惕然于茲者矣夫天  
下是非邪正不兩立學者不歸于正則歸于邪不入于  
是則墮于非本原一差末流遂別此學遂奔頽决盪將



來而莫知所返靜坐者或流于禪定操存者或誤于調息王敬者或妄以爲惺惺格物窮理者或自溺于圓覺存心養性者或廼陷于即心見性以稿木死灰爲真荃以蕩狗萬物爲上乘以慙忿窒欲爲多事以遷善改過爲贅疣天下滔滔奚所歸是乎中國自孔孟來周顯王時偶出這老胡一妖孽學者遂遭這一魔惑蓋千有五百年于是矣余爲此懼故居嘗有衛道錄之作之辯吁余亦豈好辯者哉夫天下學術非一人學術非張子韶學術非象山慈湖學術非白沙學術非陽明學術公衆家物事則公衆家有之公衆家道理則公衆家言之明公主盟吾道蓋東南赤幟者倘有所見更不惜反覆此非特規僕亦因以廓將來也

與林梅墩書

詔腐儒雌伏 山中四十餘年學業荒弛海內故知俱晨星霜木落落又况吾鄉志同道合求其愛弟如兄者得有幾耶得有幾耶世事不敢言每得兄手牘一把玩頓覺塵襟開豁爽然夫出處無常惟道之俱弟此生自分于山林丘壑久矣然此亦先輩前修常事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詔恒思這不愠處好難然非真實見得吾性分道理有未盡未懽處則鮮有不怨天



尤人觸得喪毀譽而動者心少動則便放下學力即息矣學力稍息則欲求做君子路上一完人恐終不穩貼或至墮落然詔于此等境界蓋飽歷而備嘗者然此不愠工夫實不得其萬一詔罷驚何如人垂老至此敢以君子自望乎第此心此生中夜實有不能已者數年來都下別高明南還山中雖無友朋不敢放倒而兄書翰輒數至每一讀令人激射直若同堂共叙老腐抱漆衡阿世變世界中磨障蓋不能免然弟亦有甘焉者特地猛省時時見化育流行每道心提掇處天機透露則將太虛一點真味人所未知未得者獨自嘯弄直又若與兄連袂鼓掌于九垓之上此時此際真如大鵬扶搖九萬下視斥鷃蒿籬不知爲何如然此等臭味此等實歷此等光景亦不可多得然此亦只可與兄言之不可與他人道也諺云痴人前不得說夢世事虛舟飄瓦纏擾人可悶纔一把接便覺塵容俗狀滿前直欲擺脫之不能直欲丟棄去不可陸象山曰學者正要于人情物理世變上做工夫老實自磨刮出來始是學問弟自壬戌北旋舊隱于華陽書院左室前歲遭回祿之墟因構一

道學淵源祠中祀先聖群賢及吾師涇野其間居處處作事天堂晨起則展謁于此山居無別事時



用以自警惕每一閉戶枯坐或至淡月不出一切世  
時套諸心雖都未能盡謝遣去然已稍放下衰年綿  
人寡才自分作聖世外一閑民然學力未進每翻動哥  
子仰視前人又不覺懼然自懼晦庵謂所見終未明了  
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珉在弟實然然比之前則畧少  
有間矣時顧燕鴻恨不奮飛就高明請面質一洒濯之  
兄亦能獨不余念也世路參差時變多端物偽百出去  
歲冬值倭奴海寇犯閩省破莆中侵軼荼毒吾建寧和  
二邑松關東土大震城中居民不帖席一時攘禦機宜  
倉卒賴在上者號召城上刀戟樓櫓參錯烽火彌月未

已古云事急變生非惟百姓嗷嗷然不堪而閭閻奸細  
且有欲包藏禍心乘機臨事而起者矣弟日夕惟惶懼  
時與諸友朋相周旋城上來翰中云云謂陸九淵保障  
其鄉弟鄙野何敢當也然老儒山中幸天未降割至今  
言之猶有憤悻長吁終日不寧者古人謂衣冠兵戈之  
盜影響相表裏此非妄語又謂倭夷不在外壤而在吾  
中土小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有識者寧不寒心耶近  
聞戚命二將及譚督府已殄滅莆寇海上詔山中不覺  
者驚言然不識將來事體又竟何如兄茲職諫垣與  
公當路者固不得不任其責矣天下不患無兵而患



刑最所患無紀綱前覩兄所上封事曾請俞大猷諸  
移開府吾閩中凡海防諸論建皆鑿鑿切實可行兄

詞可謂通達國體者今俞與戚繼光諸公收功果然弟

益服兄明練卓識矣欽止欽企天下事最不可量夫當  
人力支撐處即天意運轉處可占邇廟堂方改絃中興  
事業所倚仗者在兄與當路數公而已然詔嘗謂古今  
天下大擔子須得一尤氣魄大力量人出來承當始得  
無論隱顯窮達吾閩自漢唐以來至宋千餘年人才層  
見疊出他不暇悉數自朱晦庵倡道雲谷武夷集諸儒  
大成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閒居山林者四十餘年擔一

大擔子于下李伯紀遭宋靖康炎興間國祚中衰金虜  
猖獗經理兩河參知國事奮不顧身擔一大擔子于上  
之二公皆吾閩大老光明軒珂俊瑋詔平生不憚願學  
晦庵者今迂老萬弗敢望比矣然弟嘗與兄遊翔城西  
諸山偃仰伯紀忠定公祠中低徊不能去謂伯紀遭奸  
可妻貶功業雖弗克就然忠義慷慨不折不撓不阻不  
私仕進中古來此老不多得兄

乎天下事非甲爲即乙爲大丈夫不得志出而  
則當退而著書立言以明道于後世孔孟皆  
八者豈能終碌碌乎時事艱難風俗污頹顧



真豪傑亦足濟事，人生駒隙無論富貴聲

睡手即盡兄素知我者弟平生氣鬼力量何

六十餘老腐山林不敢望上居嘗點檢 只思

昔人謂一言未終已覺有過

一事未終已覺有過行真弟之謂矣悔庵曰悔尤之積打不過處實多學力到末路尤難不知不愠境界欲面前老實求箇灑脫其曰地未得手前所云此兒天機真味隨得隨失弟敢曰打得過者陽溪夙昔與兄游衍處弟每過之則偃仰移時不能已終當作一記與兄

及天湖爲他日山房故事然困學錄之序之言兄前許

我者獨終不教我乎故鄉彫敝非昔時天湖已纍然在喪疾亦時相往來古人謂生死之交如骨肉弟平居絕無朋友、助白首相知惟兄耳所冀賢者醒掇我不淺倘鴻便更不惜發藥、眩之海濶天空相望寥寥臨楮一咲如何如何



天游山人集卷之十三





